

群

經

義

證

羣經義證

偃師武億學 男穆

書一卷

堯典第一虞書困學紀聞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氏不
以是爲虞書閻伯詩按說文引五品不遜亦曰唐書其時
舜典合於堯典內 案 三國志陸抗傳引靖譖庸同唐書攸
戒今堯典文作靜言庸違是抗亦以此名唐書又爲一證
光被四表孔傳光充也 案 漢書引作橫被四表据春秋昭公
二十一年傳樂大心禦華向于橫注梁國睢陽縣西南有
橫亭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習傳
之非也水經傳引淮南子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注橫猶光
也是光橫皆音相近遂致傳本各異光亦作廣隸釋成陽

令唐扶頌追惟帝堯廣被之恩靈臺碑爰生聖堯名蓋世
兮上受符命遜帝制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華下
民租田口算碑廣被四表沈子琚縣竹江堰碑廣被四表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廣被四表五經通義舞四夷之樂明
德澤光被四表也是光義與廣通詩敬之學有緝熙于光
明傳光廣也釋名光亦言廣也所照廣遠也

亂子朱啓明傳啓開也案史記五帝本紀作開明以避景帝
諱易之安國與太史公同時無庸舍此不諱蓋偽傳失檢
自貽其疎也

方命圮族傳言鯀性狠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

案釋文引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證之史記五帝本

紀引作負命毀族正義云負違也族類也鯀性狠戾違負
教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夏本紀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
不可漢書傅喜傳放命圮族應邵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
朱博傳亦云今晏放命圮族吳越春秋無余外傳亦作負
命毀族是太史公所見爲真古文兩漢相傳皆以方爲放
孟子方命虐民與史記作負義同僞孔傳因文釋之又云
注方猶近也

好此方名命而行事其說迂鑿不可訓

野客叢書論尙書
無悟云尙書方命

圮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圮
族始亦究其義故意爲之詞

否德忝帝位傳否不疏否古今不字

案

釋文否又音鄙從史

記讀也五帝本紀引作鄙德忝帝位釋名否鄙也義訓皆
同史記讀爲正

舜典肇十有二州傳言十有二州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

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案十二州之分漢書地理志堯

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谷永傳上書云堯

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吳越春秋帝堯之時遭

洪水滔滔天下沉積九州闕塞四瀆壅閉故于是時因九

州之迹水勢汨沒川瀆已復異位堯乃權宜置之汲郡古

文初建十有二州係在帝堯八十七年其後水土旣平書

復九州係在帝舜三十三年是其徵也

大禹謨髦期倦于勤案說文解字眊注目少精也从目毛聲

虞書髦字从此今孔氏所傳本作耄更依文解爲八十九

十曰髦其未見古文此又一證

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傳不爲逸豫食欲之教是有國者之
常案孔氏以邦字屬句攷此當從無教逸欲爲讀有邦連
下兢兢業業爲讀所謂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後漢書陳
蕃傳皋陶戒舜無教逸游可爲舉證若漢書王嘉傳臣聞
咎繇戒舜曰無教佚欲與書作教字雖小有異而屬句亦
相符

益稷謨懋遷有無化居案孔傳舊讀以居字絕余證之漢書
食貨志引書云林遷有無又叙贊亦云茂遷有無與史記
禹本紀合蓋漢人授讀如是僞孔傳易之非也

乃粒萬邦作乂傳米食曰粒案孔氏以蒸民乃粒爲句李千
岸据史記以乃粒屬下讀詳經讀攷異惟乃粒仍從僞孔

傳余證以史記乃定萬國爲治粒易作定則古文爲立字也詩思文立我蒸民箋立當作粒又別本立一作粒是二字同用傳所訓非

禹貢浮于江沱潛漢釋文本或作潛于漢非疏本或潛下有于誤案史記夏本紀潛作涔下有于字陸孔所指或本當沿諸此攷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此似古文尙書有此字若屬讀浮于江沱潛爲句于漢更爲句孟子號泣于旻天子父母疊兩于字以號泣貫下此疊兩于字以浮貫下義並相同舊作潛于漢義不可曉乃大誤耳

甘誓予則孥戮汝傳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案漢書王莽傳引作奴

注謂戮之以爲奴也周禮司厲注引此亦作奴是古文孛
爲奴外傳吳語王乃命有司大狗于軍曰謂二三子歸而
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身斬妻子鬻注鬻賣
也蓋亦鬻之爲人奴此始古軍令遺制傳依文釋之非

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釋文五子名字書傳無
聞仲康蓋其一也

案

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

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
觀來歸武觀旣爲王季子是于仲康序次屬弟亦太康昆
弟之一矣又紀年注武觀卽五觀也据外傳楚語啓有五
觀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康啓子昆
弟五人號五觀水經注亦引此文云五觀蓋其名也又引

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
索隱引皇甫謐云號五觀是紀年稱武觀爲一人外傳及
漢書諸文以五觀爲五人然皆足以補陸氏五子名字無
聞之偏說

惟彼陶唐正義引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
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于陶唐陶唐二字或
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案陶唐實爲二地諸傳記悉言
之詳左氏傳義證正義疑韋氏非也

仲虺困學紀聞原注以商老彭及仲隗當攷案漢書古今人
表仲虺所列之次與老彭比接是仲隗卽仲虺大戴禮虞
戴德篇作仲隗是其證也

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案

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

之廟可以觀怪注廟者鬼神之所栖五世久遠故于其所
觀魅物之怪異也攷高氏此註實無經據楚詞天問王逸
云屈原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
靈琦瑋謫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
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

漢樊毅修華嶽廟碑設中外館圖珍琦畫怪獸此卽

呂氏所引觀怪之意僞書因襲此文不得其解而易爲觀
德失之

書序將治亳殷東哲据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
縣西有殷正義云若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
庚也

案

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楊雄兗州

箴盤庚北渡牧野是宅

初學記引

汲郡古文盤庚十四年自奄

遷于北蒙曰殷呂氏春秋慎大覽武王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据是則盤庚宅殷實積惠政乃足閱世系人之思孔氏以殷墟非盤庚所居未詳攻也

盤庚出矢言傳矢言出正直之言

案

矢古誓字虞翻云然見

易釋文哀公十一年左氏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誥與誓體亦相近傳訓作正直之言昧其義矣

牧誓商王受無逸殷王受

案

四書釋地以史記紂既名辛則

謂一人而有二名

顧亭林云辛之名受以辛爲號又以受爲名

至尙書古文疏

證帝乙名辛字受德紂則其號是閻氏自與釋地一人二

名之解相違攻呂氏春秋當務篇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穆天子傳尹逸策曰殷末孫受德注紂字受德也立政其在受德傳受德紂字釋文亦云受德紂字蓋受德稱其兩字之字書所言受者稱其一字之字又書正義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爲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爲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複爾其說與懸合而受不爲紂名益有徵信矣

書序作分器傳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

案

定公四年左氏傳

分魯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又有官司羹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伐旃旌大吕分唐叔以大路

密須之鼓闕鞏姑洗卽此分器所指傳旣前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與此序武王勝殷邦諸侯時事同宜資以爲据

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傳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于我家不少案此當讀如多士弗弔旻天以天字句絕孔傳云天下凶害于家是以天屬下讀非也

民獻有十夫傳四國人賢者有十夫案書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儀獻蓋音相近禮器儀尊在西注犧周禮作獻司尊彝兩獻鄭云獻讀爲犧禮緯含文嘉羲者獻也漢書王莽傳立斗獻亦音爲羲至莽依周書作大誥有云民獻儀九萬夫又兼二文用之莽泥古之失也

康誥傳康圻內國名閻伯詩案孔傳以蔡圻內國各自非以
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却是遠勝鄭康成解作諡號者案
此僞孔傳實襲馬融王肅尙書傳云康國名在千里圻內
之文愚更舉一證白虎通云管采霍成康南皆采也是以
康爲食邑較馬王以國名解者尤有據

酒誥予其殺傳擇罪重者而殺之案殺卽斃字與孟子殺三
苗于三危皆爲破文詳孟子義證傳曲解非也下文勿庸
殺之時同于殺並同

召誥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案傳以入字隔
斷爲註是入爲句絕故云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
攷此入錫當連文史記夏本紀九江入賜大龜卽與此同

是古入字爲內字召公欲顯周公因錫命而納之是其義也傳屬讀旣誤而疏遂謂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竟真爲出入之訓是同于誓說已

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蔡氏集傳弗弔未詳意其爲嘆閔之辭當時方言爾是與正義同以弗弔作句絕攷此當以弗弔旻天爲句大降喪於殷另爲句節南山之詩云不弔旻天正與此同傳弔至也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旻天愬之也又隸續魏橫海將軍呂君碑不弔旻天降茲災咎皆足舉例若尙書古文疏證引此作旻天大降喪于殷連旻天屬下體析未審也

無逸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傳祖甲湯孫太甲疏引鄭
元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
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人間故云舊爲小人案殷本紀國
語說殷事云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原寧當與二
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
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
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案僞孔傳多襲用漢書
攷韋元成傳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
公爲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戒成王傳所据當由此非盡
襲王肅也惟康成之訓以爲祖甲與馬季長傳同蓋師承
所授必古文舊說如是武丁有子孝已不得于親呂覽必

己篇孝已疑注孝已殷王高宗子也後漢書鄧曄傳高宗
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汲郡古文武丁二十
五年王子孝已卒于野鄭云武丁欲廢兄立弟蓋孝已祖
庚之兄也祖甲之逃以此爲不義明證致確何言武丁廢
子事出何書疏又案殷本紀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帝
甲亂之七代而殞不當與二宗齊名攷左氏傳昭公六年
商有亂政而作湯刑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是祖
甲賢君晚節一事之失焉能沒其大行斥之不復齊于二
宗疏意欲扶孔抑鄭其說橫暴殊爲失之

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傳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于殷

案

此當以弗弔天爲句降喪于殷爲讀猶云天弗弔也

顧命正義引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卽位三十年三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卽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案律歷志以十五日甲子爲讀哉生魄乃十六日爲乙丑僞孔傳止釋始生魄爲月十六日正與劉歆說同正義誤指孔氏以甲子爲十六日失之

康王之誥賓稱奉圭兼幣傳賓諸侯也案古文賓通作擯是奉圭兼幣蓋擯者之辭故云稱說文贊下注臣鉉等曰執贊而進有司贊相之卽此義

呂刑苗民弗用靈正義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案禮記緇衣鄭注引作苗民弗用命靈與命二字不同說文

霽雨零也霽卽作零漢吳公碑神零有知義亦作霽零又
古霽字與令同用微欒鼎永令霽終上令字爲命下霽字
爲令翼敦銘霽終霽始據是苗民弗用霽古尙書必作令
康成氏引作命是命令爲一字令卽零省文

疏漢除肉刑除墨劓荆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
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
婦人猶閉于宮案漢書景帝紀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

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是文帝除宮刑之徵疏所據非
賈誓臣妾逋逃傳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正義云古人或
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案此臆說也僖二十二年

傳戎事不邇女器傅氏曰戎事尙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

況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此可爲證

見杜解補正

蓋臣

卽禮記少儀臣則左之之臣注謂囚虜也妾卽司厲女子
入于春臺注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故軍興得驅使之

受業夏邑張曰珩校

羣經義證

偃師武億學男穆淳編

詩一卷

周南言秣其馬箋云願秣其馬致禮餼釋文牲腥曰餼正義云昏禮不見用牲又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案聘禮餼者餼猶稟也給也鄭意蓋以秣馬亦禮餼之一而陸氏泥以牲腥曰餼孔氏又證以昏禮不見用牲皆未喻鄭旨黍離傳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气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疏謂此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案困學紀聞說文引虞書曰仁覆旻下則稱旻天蓋虞書說也王氏既證之說文又云蓋以疑之不知此爲書

舊文昔人已言之大宗伯疏引尚書說云尊而君之則上
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鑒下
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較詩傳更多一句
此全爲書說也書說卽緯侯之書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
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
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識皆謂之說

鄭在城闕兮傳乘城而見闕疏引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
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
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
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案說文鞅
字注古者城闕其南方故謂之鞅審是則城故有闕見于

南方矣定十二年公羊傳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
闕南面以受過也與許氏說合鄭爲侯國其城制宜闕南
方詩人目驗知之發于刺文如此故鄭箋云國亂人廢學
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不岐城闕爲二事斯
義得之

齊俟我於著乎而俟我於庭乎爾俟我於堂乎而疏毛以爲
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
是受女子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
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

案

春秋隱二年公羊傳譏始不

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
本也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疏卽書傳

云夏后氏逆于廟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者是也然則詩首章云著爾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案此朝正門內設屏親迎在廟亦以設屏昭十八年左氏傳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國語魯廟疏屏是其證也俟我於著卽逆于戶爲周禮俟我于庭卽逆于庭爲夏禮俟我於堂卽逆于堂爲殷禮備陳三代典文不著當時之失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

曹其儀一兮箋儀義也疏均壹在心不在威儀以儀義理通故轉儀爲義案儀義古通用周官大司徒以儀辨等注故

書儀或爲義肆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號
叔大林和鐘旅敢啓帥刑皇考威義爲御于天子義卽儀
范式碑儀問靡述儀卽義故箋云儀義也疏轉儀爲義非
節南山案古以節字標目不與毛鄭篇題同昭公二年左氏
傳武子賦節之卒章注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首
萬邦

大東舟人之子傳舟人舟楫之人箋云舟當作周周人之子
謂周世臣之子孫案序言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
于財此舟人與東人西人私人爲例皆近東小國外傳鄭
語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注禿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是

也。箋言舟當作周，謂周世臣之子孫義猶相近。若傳謂舟楫之人望文生義，不審厥旨矣。

大明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案屈子天問會鼃爭盟注一作會晁請盟是朝鼃爲一字明盟古通用清卽請字音相近假借用之屈子引據在詩書未焚以前蓋必隱括詩義散見于此當以甲子日朝至牧野踐膠鬲請盟之約故申云何踐吾期斯義爲近如傳與箋皆望文解之非實證也

綿自土沮漆傳土居也案漢書地理志杜水南入涓師古曰

大雅綿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

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又水經注武水發杜陽縣大嶺側俗名大橫水也疑卽杜水矣是杜與沮漆攝目有三傳訓土爲居因文解之也土杜古通用書禹貢雲土漢志作雲杜是也

皇矣與爾臨衝傳臨臨車也疏臨者居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案韓詩臨衝作隆衝隆訓爲大荀子彊國篇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注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亦訓爲高淮南王書汜論訓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注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蓋其製爲隆其施于用爲衝與上文鈞授爲一例疏作二車名似于古訓失之

下武應侯順德箋引易曰君子以順德正義曰定本作慎德
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註亦作順疑定本誤
案易繫詞慎斯術也釋文一本作順淮南子繆稱訓引作
應侯慎德升象詞王肅本順作慎李氏易傳同朱子云蓋
古字通用也荀子成相篇慎聖人注慎讀爲順淮南子人
間訓引書五品不慎太平御覽慎作順史記魯順公世本
作慎公漢書古今人表王慎卽孟子王順華陽國志順王
五年張儀司馬錯伐蜀今作慎王並足爲通用之證正義
疑定本誤非也

公劉于時廬旅傳廬寄也箋廬舍其賓旅

案

廬旅古本一字

廬舍之廬亦作廬桓公十三年傳羅與廬戎兩軍之釋文

盧如字本或作廬文公十六年傳自廬以往振廩同食釋
文廬力於反又音盧旅亦音盧尙書釋文旅如字徐音盧
閔二年傳立戴公以廬于曹管子作衛人出旅于曹是旅
與廬音義並同詩上下文皆用疊字不宜廬旅異詞蓋卽
中田之廬自爲寄舍而已箋云舍其資旅恐國事草創未
能用備如是毛傳釋廬寄也于旅不再釋得之

民勞是用大諫箋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

正女

案

召公爲詩以冀王聽至末更言用大諫者勗王納

羣言也外傳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

云

召公曰天子聽

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賧賦矇誦
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

之而後王斟酌焉此用大諫之徵至後因以置官見於管子使鮑叔牙爲大諫呂覽勿躬篇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蓋其遺意也

蕩之詩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正義覃及是及遠故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

案

後漢書肅宗紀克伐鬼方開道西

域西羌傳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旣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于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是以鬼方在西也易緯乾鑿度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奮伐荆楚蘇氏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與攷世本云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潰是生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姓季連者卽楚之先也詩撻

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汲郡古文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師次于荆，是以鬼方在南也。干寶云：鬼北方國，坎當北方，故稱鬼。是又以鬼方在北也。

抑維德之隅

案

漢劉熊碑引作維德之隅，偶隅音相近。史記

殷本紀：帝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音寓，酷吏傳：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皆其徵也。

雲漢：上帝不臨，箋：天不視我之精誠。

案

臨與前後文蟲宮宗

躬屬，句音不相叶。蓋漢避諱，凡隆多作臨，是詩正文作隆。義訓爲厚言，上帝不厚貺。

寧丁我躬，箋云：曾是當我之身，有此乎？

案

丁我躬，此罪已之

言，蓋欲移災于身，以已當之。

崧高于邑于謝傳謝周之南國也案潛夫論炎帝苗胄或封

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臺臺申伯王薦之
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與詩作謝異顧亭林云古人讀謝
爲序儀禮鄉射禮豫則鈎楹注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
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此可舉證又序山之下益徵謝地
蓋以山得名楚詞七諫荆文寤而徐亡注徐偃王國名也
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旣入于徐此亦
謝有序音而轉序爲徐然序自在南陽王氏證以彭城之
徐非矣

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倭
易之道故也案韓詩外傳引詩曰岐有夷之行以岐屬下

句薛君傳彼百姓歸文王者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與箋
言岐邦之君有倂易之道合說苑亦引作岐有夷之行並
以夷行屬岐邦黃氏日抄謂上云彼作矣此云彼徂矣自
相對今以岐字綴徂矣之下恐驚俗蓋未證及此也

泮水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

案

狄卽逝之省逝亦

作邊說文邊古文逝漢書古今人表簡邊師古曰卽簡狄
也是逝邊爲一字故箋謂狄當作剔

魯頌奚斯所作毛傳云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
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疏亦云奚斯與新廟
連文故云公子奚斯作是廟後儒相承是說者顏氏匡謬
正俗文詩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置造此

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詩人之賦感物而作故奚斯頌
僖歌其露寢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云奚斯頌魯謂此詩爲
奚斯所作既無所據於義乖矣洪氏容齋續筆闕宮詩曰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只謂奚斯作廟義理甚明鄭氏
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楊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嘗睇尹
吉甫公子奚斯睇正考甫宋咸注以謂奚斯慕考甫而作
魯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其過耳宋羅源捫風新
語引法言云亦謂其誤已自子雲始案漢人謂奚斯作
頌者殆非獨一子雲後漢書曹褒傳昔奚斯頌魯考甫詠
殷又諸石刻之文度尙碑故吏感清廟之頌嘆斯父之詩
斯父卽謂奚斯也太尉劉寬碑感殷魯述德之頌殷謂正

考甫魯亦謂奚斯綏民校尉熊君碑昔周文公作頌宗成
考父公子奚斯追羨遺蹟紀述前勲費汎碑感奚斯之義
刊銘於石楊震碑慕奚斯之追術樹元石於墳道沛相楊
統碑庶考斯之頌儀乃鐫石立碑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甫
之美張遷表奚斯讚魯考父頌殷乃共刊石紀功其可推
證如是不容並以相襲而誤又薛君韓詩章句云奚斯魯
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此蓋
篇終見意亦如節南山家父作誦巷伯寺人孟子作爲此
詩崧高蒸民並言吉甫作誦同爲一例以此證奚斯作詩
殆非無據而如顏洪諸人偏詞有所未盡也

闕宮居岐之陽

案

水經注岐水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城

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

實始翦商傳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案陶紫筍依爾雅釋詁

翦勤也大王翦商卽王季之其勤王家耳九經古義同據考工記鮑人注鄭司農悞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是翦蓋狹小之義大王居岐土宇旣啟商地漸爲蹙隘勢所必至詩人据其實言之何爲陰謀也

思文貽我來牟案漢書劉向傳引作釐麩來釐音相近故通

用之儀禮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隱十有一年左氏傳夏公會鄭伯盟於時來注時來邾也滎陽縣東有釐城

長發敷政優優案說文憂字註詩曰布政憂憂左傳成十一年引詩曰布政優優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引布政優優溧陽長潘乾碑引布政優優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引布政優優說文解字通論引布政優優攷儀禮管人布幕于寢門注今文布作敷是布敷爲古今字又說文引書敷重蔑席敷亦作布並可取證

受業魯山李渡校

羣經義證

假師武億學 男 穆淳編

春秋左氏傳 上卷

序左邱明受經於仲尼疏引藝文志云左邱明魯史也是言

邱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爲左氏傳也 案左氏朱子謂左

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黃魯望極以左氏爲楚人之非據汲郡古文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

疑邱明爲戎夫之後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疏云諸傳之所

稱是以諸稱連下讀故列敘爲七者之類 案杜意以諸字

貫下當指稱亦爲一例故有八者之目田僧紹注此序以

爲序言諸稱稱亦卽是新意與下七者合爲八名証以鄭

伯克段于鄆傳云稱鄭伯讓失勢也田氏所指義非無據
疏必以爲諸傳所稱不以稱爲新意失之泥也

隱公元年孟子卒注先夫死不得從夫諡疏不得從夫諡解
其不稱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則爲之作諡景
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

案

蘇明允諡論婦

人有諡自周景王始卽本之此疏王伯厚案魯惠公之有
聲子在春秋之初愚又推之穆天子傳爲盛姬諡曰哀淑
人注恭人短折曰哀此又當春秋前已失禮疏皆未及

六年傳翼九宗五正疏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時爲五行官
長今褒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

案

定四年正義云或

以爲五官之長謂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五行之官長

也是天子之大臣非唐之遺民然姓而有五也并賜唐叔
豈天子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哉此疏駁或說五行之官
而於隱六年疏專指爲五行官長前後違戾失勘

七年傳發幣于公卿注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疏自漢以來
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

案

漢御史府謂之御

史大夫寺此公府亦通稱寺何並傳令騎奴還至寺門師
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寺椽史所居亦曰寺高朕修周
公禮殿記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餘間史晨饗孔
廟後碑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更非卿
所居之謂矣疏執一言之義未備也

八年傳以泰山之祊易許田疏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

以許爲名劉君更無所馮道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
近許國始名爲許以規杜氏非其義也案詩魯頌居常與
許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疏蓋以許爲西鄙當與鄭相近
光伯似據此爲規說非無据

桓三年傳芮伯萬之母芮姜疏閔元年晉獻公滅魏芮則不
知誰滅之案史記秦本紀繆公二十年秦滅梁芮則滅芮
者繆公也

五年冬州公如曹疏引鄭康成王制注周世有爵尊而國小
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小蓋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
克商始封非爲殷之餘國鄭元之言不可通于此矣案周
書王會篇唐公虞公在焉此虞卽殷之餘國而疏執封虞

仲之孫以訾鄭氏非也杜氏通典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爲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卽本鄭義亦可舉証

六年傳丁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注以禮接夫人重適也杜解補正引傅氏曰以太牢之禮接見太子案內則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注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杜解本此故云以禮接夫人

十一年經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左傳補註案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案世本於姓氏亦不盡先字後名史記周本紀子公非立索隱云世本作公非辟方皇甫謐云公非字辟方也又

集解引系本云亞圍雲都皇甫謐云雲都亞圍字此一說
皆先名而後字但此稱祭仲則仲爲字無疑惠氏所據是
也

經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
君罪之也疏引劉光伯云祭仲本非行人未知有何所據
案公羊傳祭仲將往省于雷塗出于宋則仲以國人而視
其境何行人之有此卽劉氏所據

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注君謂屈瑕也疏云謂屈瑕爲君者
楚僭王號縣令稱公故呼卿爲君大夫正法當呼爲主

案

襄二十五年傳鄭子產對晉士莊伯曰成公播蕩又我之
自入君所知也晉亦何嘗僭號而大夫亦謂之曰君蓋君

爲通稱鄭注儀禮喪服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有地者皆曰君是也疏據楚之僭王爲義非

十五年經天王使冢父來求車案士冠禮注周大夫有嘉甫

疏證以天王使嘉甫來求車嘉與冢字異音同或鄭氏所據古本如是

十八年經公會齊侯於濼注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曾南豐齊州二堂記云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案閻百詩論濟水引後漢

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者此初絕也酈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杜注春秋郭注爾雅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然則杜氏當晉時蓋

目驗濟水復通曾氏遂指爲預之失非也

莊公六年經冬齊人來歸衛俘注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

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疏案說文保從

人采省聲

今說文保養也从人从采省

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

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保耳杜旣以爲誤而又解俘爲

囚是其不敢正決故且從之

案

疏所言係與寶取古字通

用說文案藏也從人采聲采古文保周書曰陳案赤刀今

書案作寶又漢隸字源李氏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以保

爲寶此其證也若匡謬正俗案爾疋云俘取也書序云遂

伐三腴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玉而來獻之經傳

相會義無或爽豈必俘卽是人孔平仲雜說獻俘不獨人

也物皆可以爲俘俘取也昭十八年傳鄭曰余俘邑也是
邑亦可言俘又不獨物爲然此數解足破杜氏兩岐之說
十九年傳鬻拳葬諸夕室注夕室地名案楚子之卒宜反葬
於國今鬻拳葬之者權厝也卒在六月爲今之四月南方
氣煥慮洩其臭鬻拳是用浮土淺瘞以俟嗣君迎葬註夕
室證之晏子春秋有夕室之文又下文公曰先君太公立
宮何爲夕對曰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
也然則此夕室卽室名權厝故宜於室及拳自殺葬於經
皇經與室同宣十四年傳屢及于室皇呂覽注引作經皇
是也室古通作室故經皇亦室之皇以殉君死示不相離
僖四年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注穆

鹽陵無棣皆齊境也據水經注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下
引京相璠曰舊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案如舊說無棣在
遼西孤竹則于齊封竟太遠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
謂之四荒當太公始封豈能以四荒命賜河海穆陵皆附
在密邇何獨無棣曠絕至此舊說悠謬失考之甚矣齊地
記無棣在渤海高城縣義爲近之史記索隱無棣在遼西
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
所至之域然此四履之所明言封竟索隱亦曲說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注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

案

呂氏春秋夏季紀云周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

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汲郡古

文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暲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並與左氏南征義同而注獨謂之巡狩蓋因史記周本紀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之文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正義曰呂氏春秋季夏紀云周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高誘註引此傳云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爲沒于漢振王爲虛誠如高誘之註又稱梁敗復非船壞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案正義云梁敗復非船壞蓋誤認梁與船爲二攷詩大明云造舟爲梁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

比舟爲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解于水加板于上卽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又方言舩舟謂之浮梁當時必以船爲橋船旣膠散則橋亦敗矣舊說與呂氏各據其實言之義並得通

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注仲叔皆虢君字疏据傳云鄭滅一虢晉滅一虢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案隱元年傳制巖邑也虢叔死焉註虢叔東虢君焉則鄭所滅者叔後晉所滅者當卽仲後

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注盟府司盟之官案襄十一年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注司盟之府明此注官字爲誤又周官司勲大功司勲藏其貳注功書藏於天府然則盟府卽

卽天府異名與

十二年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注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正義邱明之意假稱君子論管氏應合世祀也宜哉而遂不世祀子孫絕滅是行善無驗故杜註云傳亦舉其無驗是也案史記管晏列傳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索隱引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此卽傳世祀實証也又成十一年傳有齊管子奚世族譜以爲雜人按管氏在齊不聞有兩族杜氏曲說蓋欲隱護其非也

哀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修修在楚尙爲賢大夫管氏世祀何必在齊始驗新序楚恭王世亦有管蘇管氏在楚世有令人矣路史敬仲相齊公伯卒於齊其耳孫修適楚爲陰大夫漢始南陽世奉仲祭號相君有陰氏陰嵩與東觀漢記載陰氏世奉管仲之祀於邑謂之相君子合見藝文類聚然則仲之世祀至漢猶然孰謂爲善無驗耶

正義引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案廣韻管姓出平原周文王子管叔之後是管叔在穆王之前子孫後以封邑爲氏則管實出自周文王與譜異

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釋文云一本作而復伐之伐衍

字也。案陸氏所據本與唐石經及今本異但以伐爲衍字亦非杜注云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則杜氏在晉初古本已有伐字故釋作復往攻之又襄三十一年傳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傳文旣云再駕明有復伐之事故杜于註云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亦卽本之此傳再證以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引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旣乃申其意云崇國城守先退後伐蓋云先退與左氏退修教合下言後伐與復伐之亦合此伏湛約舉傳文而爲此言是東漢之初傳本又有伐字詩皇矣正義引作退修教而復伐之後漢書注引作退修政而復伐之當時諸儒所依本並有伐

字不審陸氏何據乃謂伎衍字也

遂取焦夷注焦今譙縣也案焦譙古通用字隸釋譙敏碑云

爲焦慙之後故傳作焦注作今譙縣是也

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案外傳晉語重耳

過曹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

之注微蔽也薄迫也與此合韓非子十過晉公子重耳出

亡過於曹曹君袒裊而觀之是言曹君袒爲不敬矣莊子

人間訓曹君欲見其駢脅使之袒而捕魚呂氏春秋上德

篇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過爲媿瀆於事不經

殆非雅聞也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杜解補正之推既

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乃以田祿其子爾楚詞九章云思
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
記則云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
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
案此虛封也不必有人受之外傳越語環會稽三百里者
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
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亦在蠡既去之後而市此
以爲名當時文公亦猶是也顧氏必謂以田錄其子孫未
得謫者之情矣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杜註聚鵠羽以爲冠非
法之服匡謬正俗引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鵠蓋以子臧

是子華之弟以兄見殺怨而出奔有白公之志故與知天

文者遊聚有所圖議是以鄭伯恐其反國作亂令誘殺之

案顏氏誤會聚字非屬子臧自冠是與下文服之不衷竟

相抵牾矣鵠字本有術音逸周書云知天文者冠述述與

術通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輿服志術氏冠前圓吳制差

池邈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注淮南子曰楚莊王所復

仇冠者攷楚莊與趙武靈王皆雄畧不世出之主其志在

興復往往見諸服御今子臧以兄見殺或欲冠此以示不

忘是所云聚者以鵠羽無多哀以爲飾而顏氏乃謂子臧

與羣術士聚葢曲說也戰國策蘇秦曰蚌鵠相持葢亦有

健闘之意與怒蛙相等者故製冠取其意豈盡以知天將

雨便與知天文適宜乎

二十五年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餒而弗食

案

劉光伯改徑爲

經

史記高祖本紀夜徑大澤中索隱曰徑舊音經

下屬杜氏訓經猶行上屬攷韓

非子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殮而從迷而失道饑而道泣寢餓而不能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殮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此卽趙衰事誤記爲箕鄭爾然云挈壺殮而從則從字已句絕矣劉氏所據當本此又云以迷而失道替徑字是徑當如字卽由徑之謂也自爲一讀餒而弗食又爲一讀

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注太公爲太師兼主司盟之官

案

師當

作史聲之誤也周官太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

者藏焉注約劑要盟之載詞及券書也蓋周之定制以太
史主藏載書又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
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太史
與他官分藏以擬相勘當者周書嘗麥解太史乃藏之于
盟府以爲歲典荀子春秋薰隧之盟太史書名皆可据証
今傳本皆作太師蓋如禮記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尙書大
傳作太師相沿致訛李習之韓文公行狀云王武俊而杜
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而杜
氏依文曲說昧其實也

二十七年鞭七人貫三人耳疏耳助句也案軍刑有以矢貫

耳耳非助句墨子號令篇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謾出淫
器不靜當路尼衆舍事後就路踰時不寧其罪射無敢有

樂器弊騏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

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

其罪射無敢歌哭于軍中有則其罪射

注云射謂賞耳

耽說文解

字云軍法以矢貫耳也從耳從矢司馬法曰小罪耽中罪

則大罪剽

戴氏六書故載此文下引楚子玉治兵毋三人耳實之

漢書原涉傳諸豪

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
擧於君威亦足矣後漢書楊政傳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
繫獄政迺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旁是其徵也

二十八年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
人也且曰獻狀註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匡諤
正俗云獻狀言今我之來獻駢脅容狀耳斯蓋嗤美之言

猶言若云謂秦拜賜之師也左傳補注云其義亦通案外
傳晉語重耳過曹聞其駢脅欲觀其狀又文公誅觀狀以
伐鄭然則此獻狀云者所謂反唇稽之更與小顏添此一
證

距躍三百出踊三百案百伯陌古皆通用管子四時篇正千
伯注千伯卽阡陌也董仲舒云富者田連仟伯過秦論起
仟伯之中漢書食貨志開仟伯並以伯爲陌然則三百卽
三陌也杜解補正引邵氏曰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也三陌
蓋躍踊之度大約有此深得其旨

三十年狄間晉之有鄭虞也疏間間廁之間案間當作間諜
之間成十二年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疏間宋間廁之

問襄四年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疏問陳間廁之間其誤皆與此同

三十三年且使遠告於鄭注遠傳車疏釋言云驛遠傳也孫

炎曰傳車驛馬也

案

呂氏春秋悔過篇鄭賈人弦高奚施

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

遠使奚施歸告

外傳晉語遠人來告注遠傳也

蓋當日弦高行賈自使其

同人疾馳而告呂氏春秋貴因篇武王曰嘻遠告太公注

遠疾卽其義杜解謂傳車非也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注原圃具圃皆圃名疏云中

牟縣西有圃田澤則原圃地名以其地爲圃知與具圃皆

圃名也

案

淮南子秦之陽紆注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是

具囿漢人作具囿初學紀引此傳亦作具囿案詩車攻東

有甫草韓詩作囿草囿字義皆通用

文選東都賦注引作囿草薛君曰囿

博也有博大茂草也

鄉師而哭

案

書秦誓正義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

者左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攷師爲帥字轉寫訛也史記秦本紀旣言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又言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則三人舊爲三帥左氏古本亦作嚮帥而哭太史公欲人易曉少異其文此可以微會不必如孔氏附合少有還者爲此曲解也

受業魯山李渡校

羣經義證

偃師武億學 男穆淳編

春秋左氏傳 中卷

文公五年沉漸剛克杜解補正漸書作潛 案 劉寬碑演策沉

漸義作潛後周華嶽頌沉漸以剛高明柔克是漸潛古爲

一字集解馬融曰沉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

非一日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馬氏所見本爲潛而

訓爲漸史記微子世家引洪範沉漸剛克漢書儒林傳安

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是遷書所載皆古

文說證之此傳益信左氏古字古言其來有自若漢書谷

永傳忘湛漸之義師古曰湛讀曰沉漸讀曰潛周書洪範

曰沉潛剛克蓋顏氏昧于古義不知二字通訓也

十八年季狸案古今人表季熊師古曰卽傳所謂季狸者吳
斗南云意孟堅所見傳文與此小異

宣二年甲車四百六十乘下文宋人以兵車百乘案淮南子
高氏注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故稱甲車証兵
車爲一

二年犀兕尙多疏云徧檢書傳犀兕二獸並出南方非宋所
有假令波及宋國必不能多言尙多者苟以荅謳案兕亦
不盡出南方詩吉日篤殪此大兕汲郡古文夷王六年王
獵於社林獲犀牛一以歸則東周畿內有之國語晉平公
射鷄不死使豎襄搏之逸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曰君
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則晉地

有之管子小匡篇入以兵甲犀脅二戟鹽鐵論強楚勁鄭
有犀兕之甲是齊與鄭又並有此犀多產於南而皮自可
貿易他方物之所聚宋亦得言多也

三年載祀六百注載祀皆年疏載祀皆年之別名複言之耳
案載當記載之載謂記年六百與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句意同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以載爲辭不云皆
年義可據尙書古文疏證王孫滿於周曰卜年七百於商
曰載祀六百是商不獨通稱年且稱載亦襲杜注

十一年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郟注郟楚地案子重侵宋
楚莊留爲聲援必不遽返歸於楚境疑郟地幅員廣倍他
邑自鄭國城之北以逮廩延皆爲其地故有延名下文十

二年博楚子北師次於鄆注鄆鄭北地是也蓋待諸鄆者

鄆之南境次於鄆者鄆之北境一地而前後兩見傳特以

楚子北標之杜氏不達其旨注于前鄆爲楚地非也

春秋地名

考按是時楚子與陳鄭盟于辰當是近陳地高氏已于杜解楚地未安

十四年屢及於室皇注室皇寢門闕疏經傳通謂兩觀爲闕

唯指雉門高大爲縣舊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

闕名名爲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爲道雖則小

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之

案室古作室

見漢韓勅碑後庫室中卽是室皇卽室皇亦猶漢書坐堂

皇上師古曰室無四壁曰室是也據楚子當時聞申舟被

殺必在路寢之室投袂而起故屢及於室之皇自此漸遠

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是其義也後閱呂氏春秋行論宋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庭卽室之皇也益證杜解爲謬十七年晉人綏之逸案於時晏弱蔡朝南郭偃三子皆被執逸者惟弱一人以苗賁皇首爲之言故先得逸去下傳齊侯晉侯盟於綰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不及晏弱知弱得脫久矣

成二年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公羊傳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

此晉之

先已行之非虐始於郤克也呂氏春秋簡選篇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

卑

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卑

東衛之畝韓非子外儲說伐衛東其

歎蓋晉已施於衛而卻克又欲施之於齊也

六年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注惡疾疾覲成也疏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此云土薄水淺必居之多疾以此知惡是疾疾也

案惡非訓爲疾疾據傳文沉溺重髓之疾下乃言之則惡

當與有汾澮以流其惡爲對惡屬垢穢仍屬地氣使然於義爲近又爾雅訓覲爲見杜易作成故違古訓亦不可從

十年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經伐鄭注晉侯太子州蒲

也疏漢末有汝南應劭作舊名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

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爲州滿或

曰州蒲誤耳今定本作蒲案蒲宜作滿字形之訛也史記

晉世家十九年夏晉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

公壽州曼滿聲相近應劭議可據定本作滿誤

十三年茂死我君釋文死我君本或以我字在死上

案下文

寡我喪公此別本我字在死上者爲定古人比事屬詞其

義如是

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注不更秦爵正義云漢書稱商君爲

法於秦戰斬一首者賜爵一級其爵名一爲公士二上造

三簪裏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

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漢官

舊儀並云六官大夫七公大夫與此互異疑疏有誤

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

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

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車庶長十九關內侯

漢官

舊儀云侯十九

二十徹侯

漢官舊儀以辟武帝作列侯皆諱故云然

商君者商

軼也秦孝公之相封於商號爲商君案傳此有不更女父
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世
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是商君盡新作也其名之義
難得而知耳案疏云不更庶長二爵自春秋已有謂非商

君新作然亦非獨此也公乘見墨子號令篇官吏豪傑與
計堅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爵公乘哀四年
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呂氏春
秋長見篇荆文王曰莫譎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
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
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無義篇續經以仕趙五大夫則
五大夫已見於楚趙二國矣管子小匡執玉以見請爲關

內之侯戰國策秦縣東周篇內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呂氏春秋貴信篇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史記春申君列傳黃歇上

書云韓必爲關內之侯則關內侯已見於周及齊楚矣

風俗

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蓋齊亦有關故魯亦稱比關內云爾至疏謂二十爵之名義難知愚以兩漢書注補之爵一級曰公士師古

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

下注並同

二上造造成也

言有成命於上也三簪褭以組帶馬曰褭簪褭者言飾此馬也四不更言不豫更卒之事也五大夫列位從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加官公者示稍尊也八公乘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九五大夫大夫之尊也十左庶長十一右庶

長庶長言爲衆列之長也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
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言
皆主上造之士也十七駟車庶長言乘駟馬之車而爲衆
長也十八大庶長又更尊也十九關內言有侯號而居京
畿無國邑二十徹侯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劉昭云爵制
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爲公士者二爵曰上造造成
也古者戍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
曰簪褭御駟馬者要褭古之名馬也駕駟馬者其形似簪
故曰簪褭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
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六爵爲官大夫七
爵爲公大夫八爵爲公乘九爵爲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

爵不得過公乘者得黃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卒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爲左庶長十一爵爲右庶長十二爵爲左更十三爵爲中更十四爵爲右更十五爵爲少上造十六爵爲大上造十七爵爲駟車庶長十八爵爲大庶長十九爵爲關內侯二十爵爲列侯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爲名大庶長卽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卽左右偏裨將軍也

襄四年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疏云羿之家衆人

案

此家衆蓋亦其親兵如宣十七年郤子至

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注私屬家衆也疏不引此

而因文解之非也

十年縣門發疏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

寇則發機而下之

案

墨子備城門篇凡守城之法備城門

爲縣門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爲之兩相如門扇數令相接

三寸施土扇上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

爲度塹之末爲之縣可爲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

幕孔孔之各爲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此縣門遺制

疏未証及

十四年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注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

已志在於必濟疏以穆子止賦此詩不言所取之意未必

叔向曲得其情杜以厲揭爲義切於取匏有苦葉故不從

國語而別爲此解案外傳魯語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
豹之業在匏有苦葉矣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
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據此
文知疏誤會杜旨杜言已志在於必濟與國語必將涉矣
其義正同而疏云不從國語非也

二十一年將歸死於尉氏注尉氏討姦之官案水經注引圈

稱云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氏之邑故
樂盈曰將歸死於尉氏也漢書地理志注應劭曰古獄官
曰尉氏鄭之別獄也據是則盈言歸死蓋晉已因古名設
此官

二十三年入孟門注孟門晉隘道案孟門爲晉隘道今古言

各殊指皆未實指其地淮南子倣真訓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注孟門山名太行之隘也賈景伯注孟門大行皆晉山隘也其語雖未徵實然亦不至紕謬唯史記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太行山在河內溫縣西困學紀聞云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禹貢錐指引史記司馬貞注吳起列傳云劉氏按紂都朝歌則孟門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其注齊世家則曰孟門在朝歌東蓋據起言以立說今其地實無山以應之齊師自朝歌而西入亦不當反在其東然則孟門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卽今輝縣之白陘也春秋地名攻齊入孟門登太行者當以元和志所謂太行陘白陘今在河內者推之白陘當在

朝歌西北徐健菴序此云齊靈公之伐晉也自朝歌入孟門用是知晉東亦有孟門爲太行之徑道此數說推其處所信有似矣然皆非也攷記傳孟門單言者呂梁未鑿河出孟門此在晉之西對太行言者吳起謂魏武侯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此在晉之東孟門與太行連言者呂氏春秋上德篇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大行不爲險矣注孟門太行之險也有始覽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晏子春秋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淮南王書地形訓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注孟門大行之限也及左傳此文當在晉境之中求之外傳

晉語公伐原下云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注盟門原地
請降退一舍而請降然則盟門卽孟門也孟盟古字通欲
知孟門所在當依原推之後漢郡國志軹有原鄉通典云
原在濟原縣西由原而退舍三十里在今濟源城之西北
俗名封門鎮封亦盟音轉訛也

二十四年自虞以上爲陶唐氏疏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
而以陶冠唐蓋地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

論語疏亦云歷

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唐亦襲此疏之謬

說文陶邱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

號陶唐氏汲郡古文帝堯八十九年帝作游宮於陶九十
年帝游居於陶又云一百年帝陟於陶然則堯初居唐及
陟則居陶故舉其終始而稱之曰陶唐氏疏蓋失檢也

在商爲豕韋氏疏商之初豕韋國君爲彭姓也其後乃以劉
累之後代之亦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而封累後也案汲
郡古文武丁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五十年征豕韋克之
鄭語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注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
失道殷復興而滅之注所指亦與古文同漢書韋賢傳載
韋孟詩肅肅我祖國自豕韋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至于有
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容齋四筆引杜預注豕
韋國于東郡白馬縣殷末國于唐周成王滅之案豕韋旣
滅于商而又至周成王滅之赧王絕之疑皆續封之君非
孟自敘乖疎洪氏詆之非也

二十五年男女以班疏云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又傳

下文處守者皆有賂杜注皆以男女爲賂明前文當有此
解案班與辨古字通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注辨別也男
女各別係繫而出降此班字卽同是解或此時齊尙未肯
出降特以男女別而囚係以待命也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案正義云杜意男女分別將

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
又傳下文處守者皆有賂正義云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
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爲賂劉炫以爲男女以班示降服
於晉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據此則杜以
賂字絕句劉以賂屬下讀攷杜以男女以班賂則晉侯以
宗器樂器義無所屬又傳文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

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明爲賂晉侯以
所重餘皆遍及故自賂晉侯以下至皆有賂語勢連貫而
杜氏解處守者句猶謂皆以男女爲賂其曲爲穿鑿不可
訓也從劉氏讀爲正又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傳陳侯使司
馬桓子賂以宗器又云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案
此男女別卽與男女以班同賂以宗器亦與賂晉侯以宗
器樂器同蓋古戰敗而復求存禮率如是益徵賂字不與
男女以班爲讀

司馬致節紫周禮掌節在地官此云以司馬致之蓋當爲逸
文以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闕故也

列國一同注方百里疏周法大國五百里此爲一同者引夏

殷時國小以譏晉國之寬大權以拒晉耳案周封五等當以百里爲定限易震卦震驚百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又云大國地方百里此卽周制灼然可見疏云引夏殷時國小以譏晉國之寬大曲說無據

表淳鹵杜解補正引陸氏曰淳鹵地宜鹹者按上下皆以二字成文未解淳爲何等之地案周西宮襄戎夫盤銘柱木表於艾遺表於艾衢內陟艾舜於厶滄表都麻隊厶淳之淳古當借作溇詩在河之溇此淳卽是河壩地

數疆潦注疆界有流潦者案杜以爲疆界之潦非是據上下

文土田山林藪澤京陵淳鹵偃豬原防隰舉行沃並以二字爲義賈逵以疆爲疆槩境垧之地與潦爲水潦之地分

解爲晰月令可以美土疆注土疆強隳之地是其義也

二十六年魯之柔矣注逸詩見周書疏曰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尙書之餘案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明徵如此而疏云無是失檢也

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注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案下傳文杜又注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以遂其小是故貶之注文重沓

二十八年吳句餘注句餘吳子夷末也疏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也

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以爲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
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閻弑餘祭計其
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爲夷末也案慶封來奔卽
以朱方處之吳世家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
奔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吳越春秋吳王餘祭
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蓋因其初來欲以繫屬慶
氏決無任其懸寓之理然則服氏注爲餘祭信有徵也索
隱餘祭以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
末但句餘或別是一人杜預誤爲夷末耳其說更可依句發

語辭亦如句吳於越之屬
舉餘祭一字不成文故也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注以莊公棺著

崔杼尸邊以章其罪

案

莊公既殞于大寢則莊公之棺卽

在殯所何容移置于市蓋傳文云以其棺者謂崔杼之棺

破其棺而尸之故云以其棺尸與鄭人爲君討賊斲子家

之棺符

宋三國志王凌傳朝議成爲春秋之義齊崔杼卽
歸生等加追殺使尸斷棺以又可爲證八月十日追記

二十九年季札請觀于周樂或謂季札觀樂魯何以爲之盡

陳

案

儀禮鄉飲酒注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

君之無算故義得盡陳

見舞象箭南箏疏引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箭之舞故鄭

元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

其義未聞也又云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

案

呂

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

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高氏註三象周公所作樂名淮南子齊俗訓其樂大武三象棘下是周公因征服象始爲象樂鄭以象爲比象之像恐非其實疏又云南義未聞又引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案光伯言是也呂覽音初篇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蓋以南名樂昉之此矣

君侈而多良案疏謂多以惡人爲良而善之是舊讀以良字絕句攷此宜以多字屬讀周禮司勳戰功曰多注克敵出奇証之成十七年傳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

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墨子魯問篇攻其隣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于竹帛鏤之于金石以爲銘于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與此文君侈而多義正同良字屬下大夫皆富讀蓋季札所云良大夫卽上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三族皆晉之良也故斷以良字屬下爲正

案外傳晉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亦以多字句

三十一年寡君使句釋文句本作丐士文伯名也解者云士文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也案士文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卽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句與丐同義則作句者是又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

是文公之孫仲嬰齊于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
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子石傳又謂之二子石
然印段卽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尙同名字伯瑕與宣子
何廢同乎 案 內則疏案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
明齊惡先衛侯生故得與衛侯同名是知先生者不改也
又案穀梁傳卿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爲君者臣同
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宣子
或亦不以已奪人之名衛臣尙有石悼子亦名惡曲禮註
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今士文伯或先宣
子生而得同名又雜記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若遠則不
諱矣如厲王名胡儋王亦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

皆名申此士文伯與宣子別族亦同此例昭六年釋文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正者則丐卽正字之訛正義云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丐據此言之亦自名正不復與宣子同矣存此以備異聞

受業魯山李渡校

羣經義證

偃師武億學男穆淳編

春秋左氏傳

下卷

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妣邳周有徐奄疏此傳所云四代有罪之國其三苗與有扈徐奄尙書畧有其事其觀與妣邳則史傳無文案外傳楚語士亶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注武觀卽五觀也觀國今頓邱衛縣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漢書古今人表太康注啓子昆弟五人號五觀水經注引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

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又云古文尙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第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姚邳則證以汲郡古文外壬元年邳人姚人叛又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五年姚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姚人來賓然則觀與姚邳其可見者疏皆未證及也

二年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注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疏婦人稱姓姜是其常蓋以其齊女故以齊爲別號案詩有齊季女傳齊敬季少也少齊卽季齊疑當以此爲號

四年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鄩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疏此六王

之事唯周武王孟津之誓尙書有其事武王伐殷作泰誓
三篇是也其餘五者皆書傳無文不能知其本末案此特

不見於尙書若云皆書傳無文非也汲郡古文帝啓元年

癸亥帝卽位於夏邑大饗諸侯於鈞臺諸侯從帝癸二十

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

征顧成王六年大蒐於岐陽外傳晉語叔向日昔康王元
成王盟諸侯於岐陽

年甲戌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於

豐宮穆王三十九年王會諸侯於塗山此並可舉爲證

五年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註魯城內有大

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案此傳卽十八年傳梓慎登大庭

氏之庫同文則今傳作大庫之庭或文傳刻有倒易正義

釋庭是堂前地名望文生義殆失其實

五年叔禽叔椒子羽注皆韓起庶子疏引劉炫以爲叔禽等

亦是韓起之族

案

光伯言是也哀二年傳上大夫受縣有

縣始克稱家今傳言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魚皆大家也是並有縣邑矣韓須爲起之門子受命出使尙歷于起不得自稱家况其庶子何容更目爲大家故蒙箕襄邢帶爲言亦爲韓氏之族其說可依

七年以無山與之萊柞注萊柞二山

案

水經注按秦無萊柞

並山名也郡縣取目焉漢高祖置左傳曰與之無山及萊柞是也酈氏所據傳文以與之在無山上與今本異又無山山名杜未注可取以補遺至林唐翁注云辭以桃邑無

山意爲之解也

弱足者居杜解補正引屯初九爻詞曰磐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爲句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磐桓利居案傳文明云又焉得居注又言孟跛利居則居字屬句久矣顧氏此証贅文也

十二年王孫牟注衛康叔子康伯司馬貞引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不宜父子俱諡康故因其名曰牟伯也案父子同諡古蓋有之周之初文王諡文周公亦諡文威烈王時周桓公孫惠公諡惠及惠公少子班封于鞏亦諡爲東周惠公封氏聞見記昔周公文王之子諡曰文公苟有令德不嫌同諡是也

篋路籃縷以處草莽案方言楚謂無緣之衣曰縋紈衣謂之

縋籃宜作縋楚舊有此語

因正僕人殺太子祿注正僕太子之近官疏太僕也周禮下

大夫二人案儀禮大射儀僕人正正者長也相太師正僕

卽僕人正疏証以爲太僕非也尙書序穆王令伯冢爲太

僕正應邵云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象僕之長中大夫

也疏所據指此則非太子近官與注違矣

先歸復所後者劓案凡兩讀先歸復爲一讀賞以誘之復其

役也所後者劓所指物之詞謂實有後者則加劓以刑之

又先歸復所絕句以歸卽復其所也義亦得通

蔡子干于訾實訾敖注不成君無號諡者楚皆謂之敖疏元

年傳云葬王子郊謂之郊敖此云葬子于于嘗實嘗敖竝以地名冠敖未知其故又楚世家楚之先君有若敖霄敖皆在位多年亦猶爲敖不知敖是何義案以地名冠敖者凡失國與葬于外及葬于外皆以地繫之所以刺當時之不以禮返葬示貶不與通國其之之義也詩鄭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錡錡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正義云莒在東夷不爲君諡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茲丕公著邱公之等然則傳之謂嘗敖義必居一于此矣又敖之爲義書旅燹馬季長本燹作豪會豪也鄭云燹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會豪是敖卽燹字省文而敖與豪同義楚蓋從其舊俗以爲此

號又臣亦稱敖並爲君長之名襄二十三年傳屈建爲莫敖史記韓信傳爲連敖李奇曰楚官名是也

其有寵子國有奧主疏奧主國內之主故謂棄疾也

案此王

孫賈所云媚奧卽奧主之謂時人以此競尙所從遠矣

疏引尙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卽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尙書正合杜言巡狩盟於方岳闇與彼義符同明此是周典之舊法也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大行人

云

與此傳文無由得

合

案

此誤信僞古文未悉其襲左傳也攷此傳先云明王

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後云自古以來未知或失也明叔向所述蓋異代典文故與周禮有殊疏牽引失擇自爲糾結非是

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注西使近河案尔疋注自東河

至西河是晉之西鄙益遠于魯言置諸荒境也故下文遂云平子懼懼其遠

十六年立于朝而祀于家疏引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之君子家以爲大祖案禮記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安得祀所出之君爲太祖乎案異議禮戴引此郊特牲云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禮下士諸侯不敢專祖于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

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祖乎諸侯然則子孔之立廟于穆爲子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則服氏之說爲有據疏橫生詆議非也

其祭在廟注其祭在廟謂助君祭疏引服虔以爲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蒸司勳詔之則配廟食者皆是有功之臣

子孔作亂而死公孫洩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食在廟案
傳文前立於朝而祀于家注卿得自立廟于家然則孔張
先祖配廟食正謂子孔執政故以卿得立廟而子孔自可
食于家享疏誤會服意以爲配食公廟遂規服氏之違非
也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注禮正陽
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疏禮正陽之月日食諸侯
當用幣於社故魯之祝史依禮法請所用之幣案所當作
祈祈與所字涉似而誤莊二十五年傳凡天災有幣無牲
注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是日食之禮
皆當用祈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四曰禘五日攻

六曰說注皆主日食又云攻說用幣而已明此日食得有請所用幣之文若然則用幣亦因仍舊典祝史何爲至此復請蓋魯於日食之災失禮已久惟知用牲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故祝史欲復舊禮乃以上請義亦或然

二十年有逢伯陵因之案益州太守高頤碑云頤其先出自

帝顓頊之苗胄裔乎逢伯陵者殷湯受命陵有功食采齊口樂邑世爲正卿氏采建姓

二十一年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注桑林城門名案

呂氏春秋九月紀禱於桑林注桑林桑山之社又書大傳

禱於桑林之社則當以門近此地而取名爾

豹則關矣注關引弓案呂氏春秋壅塞篇引之中關而止高

氏注關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

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疏宣王之世有尹吉甫春秋以來

數有尹子見經是其食采於尹世爲周卿士也案豫州從

事尹宙碑世作師尹赫赫之盛因以爲氏則尹當氏於官

疏謂食采於尹疑無所據又古今人表堯師尹壽荀子湯

誅尹譖則尹氏所起已久非自周始有此氏

光帥右掩餘帥左注掩餘吳王壽夢子二十七年傳使公子

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圖潛注二子皆王僚母弟案杜氏注

皆用公羊義以僚長庶也是爲壽夢子故掩餘爲壽夢子

亦與王僚爲母弟若從史記及吳越春秋則僚乃夷昧子而壽夢子既有掩餘王僚又有掩餘爲母弟是掩餘當爲二人且亦名上同于父行矣從公羊宜得其實

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郢注諸樊吳王僚之太子釋文

案吳子過號諸樊

公羊過作謂

王僚是過之弟子先儒又以爲

過弟何容僚子乃取過號爲名恐傳寫誤耳未詳疏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久遠之書又字經篆隸或誤耳案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證之呂氏春秋察微篇吳公子光率師與楚人戰于鷄父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齧又反伐郢

郢當作鄂

得荆平王之夫

人以歸史記吳世家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歸皆實指公子光未嘗以是役爲王僚之子自杜註吳太子諸樊入郢以諸樊繫吳王僚太子後乃疑義蠱起然參考傳記知左氏固倒其文爲吳太子諸樊實則言吳諸樊太子入郢以與呂氏春秋及史記書公子光者合之相符又吳越春秋王僚傳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案遣公子不書名卽光也下九年吳使光伐楚是一事互見爲義而諸說紛紛致疑僚子名與伯祖同號皆非也

杜解補正吳子

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

二十五年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註六畜馬牛羊鷄犬
豕五牲麋鹿麇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案畜
牲犧皆五味中備物所須杜解犧依禮制言之於上所釋
旣不一例於下奉五味義亦不屬竊謂始養曰畜將用曰
牲毛羽完具曰犧耳五牲不相爲用注牛羊豕犬雞卽此
五牲之謂三犧卽牛羊豕也蓋由六畜中遞爲減殺數之
於義協

二十八年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注鄭書古
書名也案襄三十年傳鄭書有之注鄭國史書也前後異

解

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注嫌母氏性不曠案韓

詩外傳云懲苦也方言逞曉快苦快也廣雅逞苦快也是逞亦訓爲苦又其音亦同則懲與逞通用又與承音近古亦借用哀四年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注承音懲蓋楚言疏云懲創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徒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

定四年命以伯禽杜解補正引孫寶侗云於書當有伯禽之命而今逸之案劉光伯云伯禽唐誥百篇不載又王海漢藝文志考命以伯禽唐誥皆策命篇名然則伯禽之命書逸篇也自光伯已有此解仲愚蓋襲此顧氏失引

五年卒于房杜解補正房疑卽防字案昭十三年傳楚之滅

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焉注汝南有吳房焉卽

防國是傳作房注作防蓋一字

八年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注欲使林楚免已於
難以繼其先人之良疏言女先祖以來皆爲季氏忠良之
臣女今不良反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案疏解以殺我之
事爲繼續其說詰絀無理又桓子急而求援反唐突援者
故失人心揆之事機皆謂非宜疏以翼傳此反與傳背是
自戾也

九年鄭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疏駟歆用其刑書則其法
可取殺之不爲作此書也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爲
私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駟歆不矜免之耳案呂
氏春秋離謂篇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

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
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
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
鄧析而戮之此所謂別有當死之罪也然子產實未誅鄧
析傳說相因爲是說其見于列子力命篇鄧析操兩可之
說設無窮之詞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
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又荀子宥坐篇
子產誅鄧析史付淮南子詮言訓鄧析巧辨而亂法劉子
駿上鄧析子奏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
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戮
之于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太叔嗣爲政定

公八年太叔卒翽歆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又云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餘年而
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

晉車千乘在中牟注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疏言當
於河北別有中牟但不復知其處耳

案

史記正義蕩陰縣

五十八里有牟山中牟蓋在其山之側此中牟卽在河北
十年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杜解補正按杜解及史記服
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顛榆遠非也水經
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岨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
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
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

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
東萊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名而遠求之海上矣

案

隱八年正義曰地有兩名新舊改易者傳則言實以明之
若二名俱存者傳則錯經以見之昭十八年傳冬楚子使
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注於傳時白羽改爲析水經注
公及齊平會於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據是則祝
其夾谷卽一地因改易而名其地所在

案萊蕪縣下當作從
征記曰顧氏失引

宋公子地嬖遽富獵

案

下文注云與富臘也杜意當以遽爲

氏而富臘兩字或其名考傳文明言子分室以與臘也則
獵又一字爲名矣傳必有據而杜氏以富臘二字連言或
如重耳經亦書重之例

十一年疏引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季氏世修其德不

應失其采邑

案

疏宜云季氏世卿不宜云世修其德也蓋

季孫自季友而後如行父如宿及紇及意如以逮桓子康子皆庸瑣保位之人且政在季氏三世自文子武子平子皆專國柄而平子身逐昭公強橫不臣一至於此又何世德之有疏文誤也

哀二年人臣隸圉免

案

人臣杜無解免解云去廝役

釋文引公羊傳

何休註艾草爲防者改日廝汲水漿者日役

人臣當如禮記少儀臣則左之之

臣注謂囚虜也與下隸圉爲一例又解云去廝役案隸圉雖罪徒然以克敵之功僅免廝役於恩爲儉上文自上下大夫士庶人工商皆膺殊賞不宜於隸圉偏有所靳

襄二十二年傳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故宣子與豹要誓所
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蓋罪沒爲隸以功削去其籍
此爲免耳杜氏解失審也

五年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疏公謂羣臣云若間暇於
憂虞謂國無憂虞事得間暇則恐有疾疾不得歡樂今旣
無憂虞又無疾疾亦且謀樂何憂乎無君案間讀如閑太
曲解釋文作音問廁之間蓋謂二三子身爲犯難則因慮
而傷性也故以謀樂解之其義自明

十二年季氏不統注統喪冠也案哀二年傳使太子統注始
發喪之服儀禮士喪禮主人免於房注免今文皆作統

放經而拜注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氏不服喪故去經從注

節制疏季孫既不服喪孔子不得服弔服故去經從主節制也 案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注故爲非禮以非仲子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杜麻經注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蓋君子救時之失有如此者竊以放經而拜亦用此意以譏季氏如杜氏所云從主節制非也

十三年越子伐吳爲二隧註隧道也 案隧古隊字隸釋中常侍樊安碑勒之碑石俾不失隧隧卽墜字

十四年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疏引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 案鉏亦姓宣二年傳有鉏麇則鉏爲氏商乃名耳史記索隱案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

氏以子爲姓疑非也

子我盟諸陳於陳宗疏陳宗陳氏宗主謂陳成子也盡集陳氏宗族就成子家盟也

案下文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疏陳宗謂陳之先人此稱有如陳宗猶定六年孟懿子謂范獻子曰所不以陽虎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彼注云稱先君以徵其言此亦然也服虔云陳宗先祖鬼神也與前言陳宗自遠宜從後說爲據

家備盡往注甲兵之備

案此甍家衆也宣十二年傳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注族家兵十七年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注私屬家衆也襄四年傳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皆可舉證注謂甲兵

之備是曲說也

十五年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疏邱明爲傳雖詳於當時而此大煩碎計樂寧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顛倒辭義不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案駕乘車注旣言不欲戰則行爵食炙正著其遷延耳文自相屬疏反疑爲誤非也

十六年嗚呼哀哉尼父鄭康成禮記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

諡孔氏疏駁之

云

惠定宇按字見穀梁非康成臆說左

傳有明文愚謂漢儒之論仲尼以字爲諡者蔡中郎集朱公叔諡議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諡之稱也隸釋魯峻碑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諡宣尼更可舉證

疏鄭元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諡遂復妄爲此解案陸氏案鄭

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議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是康成所見本與今傳寫氏誤作諡者異又以字爲諡漢儒相承有是解而康成因之非讀誤也

二十七年注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疏哀公之四年案趙世家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是爲懿公杜蓋依此文晉世家是爲哀公疏又依此文疏以翼注而所引與杜違非也

受業魯山水